

都市女性欲望的透视

——张爱玲“香港传奇”与施叔青“香港故事”比较

奚志英

(盐城工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张爱玲与施叔青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创作了多篇以香港为题材的小说。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指出了都市女性苍凉的生存困境,并揭示了女性原始而又恒久存在的“原罪意识”。在物欲和情欲的支配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无法活出自我,逐渐沉沦下去。而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虽然曾一度沦为物质的俘虏,但大多能走出来自省,从欲望中觉醒,获得新生。

关键词:张爱玲;施叔青;香港;都市女性;欲望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0)04-0058-04

在文学评论集《落地的麦子不死》代序《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一文中,学者王德威把台湾的施叔青看作是张爱玲的“张派重要传人”^{[1]2},这说明施叔青的创作受张爱玲的影响颇深。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张爱玲和施叔青凭借她们在香港这个大都市的所见、所闻、所感,分别写下了多篇以香港这座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殖民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她们用华美的言辞表现色彩绚丽的香港城市,但生活在都市中的女性却是灰色的,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混杂交织下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这些女性在物欲和情欲的罗网中苦苦挣扎,充满了说不尽的无奈和悲哀。

一、“香港传奇”与“香港故事”的写作背景

1. 张爱玲的“香港传奇”

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张爱玲因为欧战爆发,凭借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转入香港大学。后因太平洋战争,从香港返回上海,开始了她的职业写作生涯。可以说,三年半的香港都市生活体验直接促成了她香港题材小说的创作。回沪第二年便在《紫罗兰》等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沉香

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小说,可谓出手不凡。后来她将《心经》《封锁》《琉璃瓦》与上述四篇作品合称为“香港传奇”,并说是“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查看香港的。”^[2]事实上,所列的这七篇故事并不全部发生在香港,因此本文讨论的范围只限于前四篇和1944年完成的《连环套》,这五篇是明确叙写香港的作品。

2. 施叔青的“香港故事”

20世纪40年代出生在台湾古城鹿港的女作家施叔青,于1978年移居香港住了十七年之久,其间创作了多篇反映香港人生活和香港历史的“香港故事”,包括《悱恻怨》《窑变》《票房》《怨》《一夜游》《情探》《夹缝之间》《寻》《驱魔》等9篇《香港的故事》系列小说以及《维多利亚俱乐部》《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在这些作品中,施叔青加入港人“叹世界”的行列,沉浸于物质世界华丽的探险,又每每抽身旁观周遭人物的嗔痴怨叹。正如王德威所说:“施笔下的痴男怨女飘荡其间,匆匆聚散;他们以最淫猥狎昵的形式,见证了这块地方的繁华

收稿日期:2020-08-23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基金项目(2018SJA1534)。

作者简介:奚志英(1979—),女,江苏江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与宿命。”^[1]¹¹¹

二、两性关系中的依附与寄托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女人,不仅承受着政治、经济、阶级等的各种社会压迫,而且还承受着来自男权秩序的性别压迫,从此丧失了自我与独立,小心翼翼地在男人的遮蔽与统治之下,生存艰难而卑下。在这种情形下,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成为男性的附属物。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为了寻求物质和经济上的依附,千方百计把自己套进婚姻的“壳”,宁愿承受着婚恋生活的痛苦不幸。而施叔青笔下的女性尽管生活在现代社会,却并没有完全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只是这种依附更多表现为精神、情感的依赖与寄托。因此,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和结局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解放之路的坎坷。

1. 张氏女性:经济依附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出身于上海一个衰败大家庭,听从父母之言嫁给所谓门当户对的男人,婚姻不幸而离婚。从她受过西式教育、大胆离婚,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时代“新女性”。事实并非如此,白流苏骨子里依然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她把婚姻看作一张长期饭票,为了获得经济和生存保障,不惜用自己仅剩的青春和美貌取悦于范柳原。流苏在这过程中步步为营、精打细算,尽管范柳原最后给了她一纸婚约,但这种依附性的婚姻关系注定了不平等和不可靠。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由一个清纯的女学生堕落到交际花,最终是用肉体换来了金钱和婚姻。在这场情爱追逐中,葛薇龙表面上赢得了“爱情”,实际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沦落到替姑妈梁太太弄人、替乔琪乔弄钱的“准妓女”这一可怜境地。《茉莉香片》中冯碧落听从父命嫁给了聂介臣,从此在无爱的心狱中痛苦煎熬。冯碧落、葛薇龙和白流苏等人收获的都非平等美满的婚姻,她们有的不由自主,有的心甘情愿,用婚姻来谋求生存之基。而她们所嫁的男子,无一不是自私、虚伪、懦弱,从而直接导致希望与幸福的彻底落空。“张爱玲文本中的女性解构和颠覆了爱情,女性在都市中的生存指向只有婚姻和男性,男性成为她们生存的第一要义。”^[3]

2. 施氏女性:精神依附

与张爱玲相比,施叔青笔下的女性似乎进步

了许多。她们不再把一切希望和追求寄托在爱情和男人身上,想在寻找经济靠山的同时寻求自己的个人身份和尊严。然而受传统性别意识的制约,女性的独立生存价值被遮蔽,这注定了她们在爱情与婚姻中的突围充满困顿和尴尬。

《愫细怨》中的愫细,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子,独立自主,作为香港上流社会“女强人”是当之无愧的,却突然遭遇美国丈夫狄克的背叛。愫细毫不犹豫离婚,将精力放在工作上,希望以此来淡化感情创伤。只是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职场间的钩心斗角让她疲惫不堪,而深夜孤身一人的内心寂寞、情欲空虚更是时时侵袭她。于是,她投向了来自大陆的印刷厂老板洪俊兴的怀抱。明知两人在文化品位、生活背景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愫细还是放下身段臣服于洪,把一个她从心底看不起的男人当作自己情感的归宿。尽管在理智上愫细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摆脱这种有欲无爱的恋情,但另一方面,她又沉迷于对方的柔情蜜意而无法自拔。应该说,精明能干的现代女性愫细早已脱离流苏式的生存压力威胁,可以跟男性一样在现代都市施展自己的才华。但是她的独立自由仅限于经济独立,在精神、人格、情感上,她的依附性与流苏本质相同。

《窑变》中的女作家方月因丈夫沉浸于股票冷落了她,而后沉溺于收藏家姚茫所给予的柔软、松弛、舒服的生活方式中,以解自己心灵上的寂寞。可见,施叔青笔下的女性潜意识中对异性的依附与张氏女性如出一辙,只不过其自我放逐不是为了寻求经济依附。她们早已跳出了生存威胁,摆脱了宗法男权的压迫,却往往为了摆脱无聊、孤寂、疲惫、恐惧等心理,为了寻求精神慰藉而依附于男性,从而迷失了自己。

三、欲望驱使下的人性挣扎

施叔青和张爱玲一样,对饮食男女的物质世界和情欲涌动有着强烈的兴趣,每每津津有味地谈论和析述,充满了女性对生活特有的细腻体验;另一方面,她们又看到了在表面的喧哗悸动下,这个世界的荒芜、凄凉、悲怆。因此,那缤纷闪烁的十里洋场,总会让人茫然失措、进退失据,对物的贪恋、对情欲的沉溺让人物被剥蚀了正常的人性。

1. 张氏女性:物欲诱惑下的沉沦

在张爱玲的“香港传奇”中,大多数都市女性追求的是活得光鲜亮丽、豪华奢侈等物质上的需

求。为此,爱情婚姻发生畸变、人性被扭曲异化的现象比比皆是。

《沉香屑·第一炉香》说到底便是一个关于“沉沦”的故事。女学生葛薇龙来到姑母梁太太的豪宅求助,就此卷入了这种半封建式奢侈腐化的生活氛围。年老珠黄的姑母心里早早打起了她的如意算盘——“用这女孩吸引男人”,从而收留了葛薇龙。有着爱美天性而又世俗的女学生,面对着整饬华美的衣服,“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地一件件试穿着。”缓过神来,葛薇龙突觉:“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着这么多?……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4]62}虽然她在此时此刻就已经猜到日后在梁家扮演的角色,但对物质的憧憬和满脑的虚荣,无形中战胜了她脆弱而孱弱的抵抗力。她情不自禁地回味着“柔滑的软缎”,对自己连说两遍“看看也好!”就这样逐渐沉迷于靡丽生活中,将自身卖给“交际”。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沉沦了。而她的姑妈梁太太更是一个金钱至上主义者。做小姐的时候,就不顾家人反对嫁了个香港数一数二的富商为妾,专门等他死。等到终于拥有了大量钱财,就“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只是这金钱是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换来的,因此她需要无数男人来填补她内心爱的饥荒,最终异化成一个性变态狂。

2. 施氏女性:情欲纠缠中的迷失

相隔四十年,施叔青所生活的香港商业文明得到高度发展,物质的充盈使得生存于香港的每个人对物质的需求愈演愈烈,堕落到物质的奴隶。被金钱物化的现象也多见于施叔青小说。不仅有男性如徐槐(《维多利亚俱乐部》)大肆敛财,对物欲的无尽征逐使自己也变成了物的一部分;更有诸多女性在物质欲望的都市游走。如《一夜游》中的雷贝嘉,出于对上流社会交际场的向往,费尽心思混入其中,辗转于多个男人之间;《情探》中的严蕊蕊和殷枚为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彼此争风吃醋……

不过,施叔青除了展现女性对物质世界的贪恋,更着墨于女性对情欲的沉溺。她在“香港的故事”中大胆地对情欲进行描写,将人类最原始的欲望铺陈于读者眼前。《香港三部曲》中的妓女黄得云在情天欲海中无尽征逐,情欲与物欲合流。《维多利亚俱乐部》中的马安珍与徐槐萍水相逢即掉入情欲的泥沼不能自拔。在《惺细怨》中,施叔青更是大胆地写出了女性对男性肉欲的

沉迷。惺细跟“处处比自己差”的男人洪俊兴在一起,主要是以性爱的满足为前提的。她一方面居高临下看不起他,但另一方面,又抗拒不了对方肉体的诱惑。“无数次她发过誓,不让他接近,可是往往守到最后一刻,她拼得全身骨头酸楚透了,然后,洪俊兴把手向她伸过来,她的自持一下子崩溃,又情不自禁地向他投怀送抱了。”^[5]跟张爱玲相比,施叔青笔下的女性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不需要为生存依附于男性,因而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两性关系,恰恰又回到了欲望最本能的阶段。只是这种回归到生命本能的相互吸引和依赖,是否代表了灵肉一致和真正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呢?

四、都市女性的堕落与觉醒

张爱玲和施叔青笔下的都市女性在物欲与爱欲的夹层中寻求出路,她们挣扎的后果无非就是两种,要么堕落到欲望的更深层去,要么走出来自省,从欲望中觉醒,获得新生。

1. 张氏女性:男权文化束缚下的“女奴”

张爱玲在“香港传奇”中刻画了多种女性形象:离过婚想再寻保障的白流苏、拎得清却禁不起诱惑的葛薇龙、奢侈淫逸的梁太太等等。她们中有的做法新派,有的做法老派;有的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没有什么文化;有的为了经济上得到富足,有的为了寻求爱情的归宿。但她们都是自觉自愿地屈居于男性的脚下,灵魂深深浸渍着“女奴”意识,不思反抗,没有前途,没有光亮。

冯碧落原可以跟志同道合的男青年言子夜逃出家门出国留学,但她害怕私奔会毁掉自己的名声和家族的荣誉。嫁给聂介臣后也是唯唯诺诺、低眉顺眼,屈服在丈夫的淫威统治下,直至郁郁而终,其间从未表示过任何反抗。离婚后的白流苏本可以展开新的人生,但她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生存的自觉,继续走上了靠婚姻来主宰自己命运的老路。这些女性生活在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禁锢下,造成了精神和心理的奴性病态,缺乏作为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叛逆抗争精神,一心一意屈从于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庸。

2. 施氏女性:自我主体与他者夹缝间挣扎

在施叔青的小说中,香港女性生活在现代商业社会,有出“女强人”的较佳条件,她们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都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即便如此,她们的生存境况比之张爱玲时代的女性更复

杂、更矛盾,她们所承受的灵魂痛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方面,她们要承受物质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个人身份感的追求使她们在个人生活方式与精神定位的取舍之间难以找到平衡,只有在夹缝中摆荡、挣扎。“这些生存、颠簸于东西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性别与金钱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人物犹如鬼魂再生,他们的颠仆命运、蹉跎生涯,自是香港生活的又一景观。”^[6]与洪俊兴在一起后的愫细挣扎于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之间、自我的主体和他者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游移。这种精神和心理的不适以生理上剧烈呕吐的方式发作。但即便如此,她们依然没有放弃自我,最终在尴尬的处境中痛苦地觉醒。愫细在意识到自己已降格为从属的客体后坚决地离开了洪俊兴,显示了她清高自诩的个性追求。方月经由偶然遇到的初恋情人的提醒,猛然间醒悟自己已迷失了人生方向,从姚茫所携带的暮气、寒气以及死气中挣

脱而出,去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李愫在得不到大男子主义丈夫的尊重时,也是坚决地离开,清高果决的个性可见一斑。可见,她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个人身份和个体价值的追寻,挥挥手,与张爱玲小说里完全依赖男性的女性告别。从这一角度来说,施叔青比之张爱玲,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张爱玲、施叔青大力描摹写照都市女性的生存图景和生命图案,并挖掘内在的人性根源,从而将自己清醒而深刻的女性意识寄寓其中。女性必须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传统藩篱,尽力摆脱对男人、权势、金钱等的依附,这样才能拥有真正独立的女性人格,获得优美自在的生存。香港这个拥有独特背景的都市激发了两位作家无穷的创造力,她们用华美而悲哀的笔调揭示了女性最原始而又恒久存在的“原罪意识”,在女性文学道路上跨出了坚实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王德威. 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2] 张爱玲. 到底是上海人[M]//张爱玲文集:第4卷.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9.
[3] 张淑云. 都市女性的自我言说——张爱玲、施叔青作品中女性的都市情结[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6):35-37.
[4] 张爱玲. 张爱玲文萃[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62.
[5] 施叔青. 愫细怨[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237.
[6] 王艳芳. 异度时空下的身份书写——香港女性小说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33.

Urban Women Desire of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Eileen Chang’s "the Hong Kong Legend" with
Shi Shuqing’s "the Hong Kong Story"

XI Zhi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Eileen Chang and Shi Shuqing wrote many novels about Hong Kong in the 1940s and 1980s respectively. They pointed out the desolate plight of urban women from a unique female perspective, and revealed the original and eternal "original sin consciousness" of women. Under the control of material desire and lust, the women under Eileen Chang’s pen became the vassals of men, unable to live out themselves and gradually sinking down. Although women in Shi Shuqing’s novels were once captured, most of them could come out to reflect on themselves, wake up from their desires and get a new life.

Keywords: Eileen Chang; Shi ShuQing; Hong Kong; urban women; desire

(责任编辑:李 军)